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五

上
下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五十五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傳第一百四十上

突厥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

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

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
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
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
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
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
靡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
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
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

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
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
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
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
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
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
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

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疆也竭人
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國
為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
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
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為故曰漢無
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
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
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

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
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戎羯之人也纖麗外散則戎
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
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
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
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
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
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

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
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
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
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
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
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
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誇三晉之人耕
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

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
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為
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
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寔不過萬頃大厯初減至六
千畝畝腴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
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
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
塞故北邊晏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廊坊之南終南

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繇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刳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

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

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

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

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

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

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日為偃月一

日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

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
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
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
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
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
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
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
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

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

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
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
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
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婁曰
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
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
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

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
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吐吉
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
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虎視悉
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
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
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
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為奏九部

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幼不克立以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

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

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為突利

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警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屋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

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為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

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顛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

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
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
涓幽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
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
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
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
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
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

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

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

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
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
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
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
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
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
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
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

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救瑾未至屯虜已
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
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
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為任城王
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鄆
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
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
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

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

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

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
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
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
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
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
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
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
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

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
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
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
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
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
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
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
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為不信况國乎我既與

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
明年突利自陳為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
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
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
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
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竝出
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
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

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
是四者將亡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
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
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
冒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斂苛重諸部愈
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
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
羅諸部雷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

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
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
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
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
利及郁射設陰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
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
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
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

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
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
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
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
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
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
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
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

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
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
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
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
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
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
于太僕稟食之恩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
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

獻因其地為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為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為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憖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損帝見憐之以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興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

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
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
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
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
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
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
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

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為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為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兗豫間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

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
敵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虚之地且示無所猜若納
兗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
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
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
猛將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
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
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

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

之耶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

下就部

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妻頡利之立用
次第為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霄部統特勒主胡
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
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
薛延陀奚雷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
利囚篋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
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

古為國者勞己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為我北藩突利頓首

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為舉哀亦詔文
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
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
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
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即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
等共擊之乃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微邏禽斬之赦賀
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
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

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
奉思摩為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
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為
夾畢特勒而不得為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
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
宗以為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
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

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
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故處降
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
為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殫以北
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
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時一
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為喜况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
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

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為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

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為陛下誅
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
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
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落長
實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
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
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
帝為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

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為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為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

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為小可汗
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
其為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
所部遁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
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即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
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
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

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
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
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
勒鬪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
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
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
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
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逃亡不忠也而罪當

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
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
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
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
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始置單
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
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
即擢領酋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

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
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
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
為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遙統之帝曰
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
王旭輪為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
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
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温傅奉職二部

反立阿史那泥孰匄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
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
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
雨雪士輒寒反為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
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
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大僕少卿李思
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
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

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
斬泥孰匄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
未叛鳴鵝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
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
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
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為可汗諸
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為大總管以右
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謀者給言伏

念溫傳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為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為虜所乘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

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
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
師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
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
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為可汗以弟默啜為殺
咄悉匄為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
者為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

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為謀遂以為阿波達干
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
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
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
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
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鈐
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
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

待價為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夔寶璧當追意虜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璧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為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

后以薛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昭德為行

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為司馬率朔方道總

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

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

兵出塞雜華番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為朔方

道行軍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

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

即部冊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

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為特進誦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為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為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怒為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璿等建請與之乃歸粟

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
女為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
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
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囚延秀等
妄號知微為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
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媯檀后
詔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
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

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
多祚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
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鄉聚為空后怒
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
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為河
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為後軍總管將軍嵎夷公福富
順為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為皇太子拜行
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為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為長

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為司馬右肅政臺御史
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為子總管
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阮之出五
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
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
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畧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
復立吐悉訇為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察皆統兵二
萬子訇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

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為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為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

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犄角又以相王為
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畧
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
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
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
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
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
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

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陁為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河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

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
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為
金山公主賜賚優緹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
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
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
怨叛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
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
匄雞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

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
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
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鈔暴
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犄角應援虜勢
寔削其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
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悉悉頡力高
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

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
跌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

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
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

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默啜討九姓
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

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
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

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
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為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
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
吐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
兄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考證

頡利傳漢陽公瓌○高紀作漢陽郡王未詳孰是

阿史那泥孰傳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沈炳震曰

那泥孰與忠本二人忠別有傳附阿史那社爾非那

泥孰也新書作一人非是

臣酉

按新書思摩傳明云

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那
泥孰為右賢王是明以忠與泥孰為二人矣此復云

云何其自相矛盾耶

車鼻傳禽溫傳奉職以還○沈炳震曰溫傳開耀元年
擒此誤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五千三百五十六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五下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突厥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讓於闕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為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

惟瞰欲谷者以女婆訶為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
後突騎施蘇祿自為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
瞰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衆尊畏之俄而跌跌思太等
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
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為巡邊使遮訴禁弓矢無以射
獵為生晦悉還之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
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思太
等分為二隊北走王駿又破其左隊默棘連既得降胡

欲南盜塞瞰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
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
瞰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
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
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為彼禽且佛老教人
仁弱非武彊術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
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
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

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暎統之期八年秋並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曠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暎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

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駿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曠欲谷曰兵千里遠出土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邊近而取之距北廷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即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曠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

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
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
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
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
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
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為之用闕特勒善戰曠欲谷沈
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
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即請以使召其大臣入衛乃

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
曠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為婚奚契丹
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
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
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
但屢請不得為諸國笑振許為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
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
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頓首賀曰

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噉宴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

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
連請婚既勤帝許可於是遣哥解粟必來謝請婚期俄
為梅錄啜所毒忍死殺梅錄啜夷其種乃卒帝為發哀
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
共立其子為伊然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
入朝其弟嗣立是為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
軍李質持冊為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
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

子云可汗幼其母婆訶與小臣旣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竝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

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
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
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
為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
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匄立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
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為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
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
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

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
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匄可敦率衆自
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國
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
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
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
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

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
之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
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
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
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
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
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
木杆兄子攝圖是為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別為阿波

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
當是時達頭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萬使與東突
厥戰而阿波竟為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
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始
阿波既禽國人立鞅素特勒子是為泥利可汗達頭之
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為泥掘處羅可汗政
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
以宗女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即自稱闕可

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
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
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内
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
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兵不勝走達斗拔谷
與吐谷渾相輔車為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
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茲
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

其弟統葉護嗣是為統葉護可汗

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
漣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
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
兵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
一國後且為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殺之不祥帝
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射
亦連年係貢條支巨卵師子革等帝厚申撫結約與

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
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
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
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
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真珠
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
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
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

其彊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
欲齋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為屈利
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為小可
汗既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
為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啞力特勒避莫
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
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國弩鬪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
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為贈上柱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

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
為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
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
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為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為大可汗
肆葉護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為延陀所敗性猜復
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刺者於國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
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焉耆未
幾沒卑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護葉護輕

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者立之是為吐陸可
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
之盟約為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既立遣使
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
吞阿婁拔利邲吐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
謝它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
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
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吐陸可汗死弟同俄設

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
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
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為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
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
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為衆悅賴其部
統吐屯以兵襲之咥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咥
利失與其弟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
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咥利失為小可汗會

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為其俟斤所破啞利失乃復得
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而與啞
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
令於咄陸其東啞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
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
附臣之陰與啞利失部吐屯俟列發以兵攻啞利失啞
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為乙屈利失
乙毗可汗踰年死弩失畢大酋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

葉護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
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
廷東薄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
康等國皆隸屬是時吐陸兵寔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
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敦睦令各罷兵吐陸不
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
服叛去吐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
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狙擊敗之吐陸以處月處

蜜兵圍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俟斤之城抵過
索山斬千餘級降處蜜部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留使
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
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康居道米國即襲破之
係虜其人取背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啜怒奪取之咄
陸斬以徇泥孰啜之將胡祿屋舉兵襲咄陸可汗多殺
士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
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

招叛亡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為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為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既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闕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

一人我猶不從也吐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乙毗射
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
葱嶺五國為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
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
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吐陸可汗以賀魯為葉護
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
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吐陸之走吐火羅也乙

毗射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
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
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
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為鄉導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
嘉壽殿厚賜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
處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招攜散廬幕益衆方帝崩即
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
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啞運入宿衛啞運中悔劫於

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唾運即勸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啜曰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啜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啜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祿屋闕賀魯壻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疆勝兵至數十萬以唾運為莫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

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
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
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二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
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
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
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
本誅賀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
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鞍墮又不可久留

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
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
處蜜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為
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為羽翼今
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
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
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
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即處

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吐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請討賀魯自效為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降怛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制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

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窮討
詔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
步真為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
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
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
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陳
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
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

二百人明日躡北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閏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零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陳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縱兵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

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干據柵戰彌射攻之潰
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唾運將奔鼠耨
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饑齋寶入城且市馬城主
伊涅達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
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疾苦
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
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
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

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為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為匄廷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嗚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為縈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為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曠部為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

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
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吐
陸部阿史那步真為繼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
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
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槩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葉護
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為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
纛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即舉所部

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為
吐陸葉護衆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
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
軍及平賀魯乃與步真皆為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
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啜二人彌射
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
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
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

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颶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
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即集軍
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賜可汗首領彌射以
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
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
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
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
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毋送

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匄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為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

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為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
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
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拔吐蕃
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為左衛大將軍兼平
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
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為右
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為右驍衛大將軍襲興
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

道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護未幾擢獻磧西節度使十
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
三萬內屬壘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
為默啜侵掠以獻為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廷都護湯嘉
惠等掎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
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慰方冊拜突
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祿為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
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

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
臣璟臣頊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
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
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娑葛彊狠不能制亦歸死長
安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開
府儀同三司濠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人李為交河公
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為突騎施莫賀達干
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

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
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為莫賀達干斛
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
帳落寔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
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為大牙弓月城伊
麗水為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廷州盡
并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慰撫

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溫鹿州都督
娑葛為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
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人四景龍中遣使
者入謝中宗為御前殿引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歸俄
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請內
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
吐蕃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
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邏得之遂殺嘉

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
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
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既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
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為鄉導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
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
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者裒拾餘衆自為可汗蘇
祿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三十萬於是復雄西域

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
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
軍順國公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為金方道經略大使
然詭猾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
閱一二歲使者納贄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
妻之是歲突騎施鬻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
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報蘇祿怒
陰結吐蕃舉兵掠西鎮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

貞代為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貯
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立
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
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宴乃為我不可下
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
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為盡
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竝
為可敦以數子為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愁窶不

聊故鹵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孿不事事
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
娑葛後者為黃姓蘇祿部為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賀
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祿
子吐火仙骨噉為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亦微特
勒保怛邏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
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
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

火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頡阿波疏勒鎮守使夫
蒙靈營挾銳兵與拔汗那王掩怛邏斯城斬黑姓可汗
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可敦介微
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
皆降處木昆匄延闕律啜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
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
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為外臣許之明年擢
闕律啜為右驍衛大將軍冊石王為順義王加拜史王

為特進顯疇其功嘉運俘吐火仙骨噉獻太廟天子赦
以為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修義王頌阿波為右武衛
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領突騎施
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即誘
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纛官首領降遂命統
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但闌城為
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登
誅斬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闕頡斤為三姓葉護天寶元

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為可
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為可汗
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
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
遣使者入朝大厯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
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麗勒
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沙領衆至二十萬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

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
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碁之謀
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
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
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
塹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
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
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

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
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
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唐書卷二百十五下

謹案卷二百十五上第四頁前一行衝以長戟刊
本衝訛衝據監本毛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案
舊書萬淑作萬徹與此異

卷二百十五下第十頁後五行吞阿婁拔利邨吐
陸可汗案舊書及太平寰宇記拔下有奚字與
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膳錄監生臣顧振